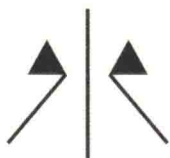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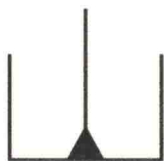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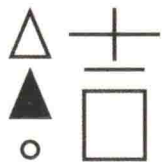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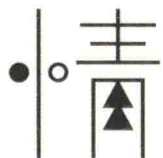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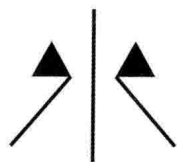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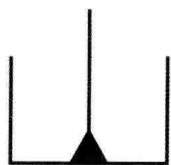
名 ▲ 家 ◯ 自 ▲ 选 ● 经 ▲ 典 ◯ 书 ▲ 系

张 炜 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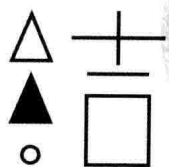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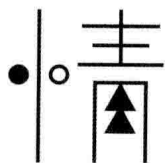


SHANSHUI
QINGJIE





SHANSHUI
QINGJIE



张

炜

◎
著

名 ▲ 家 ◎ 自 ▲ 选 ● 经 ▲ 典 ◎ 书 ▲ 系

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张炜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水情结 / 张炜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15.10

(名家自选经典书系)

ISBN 978-7-205-08339-7

I . ①山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6897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35mm

印 张: 19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92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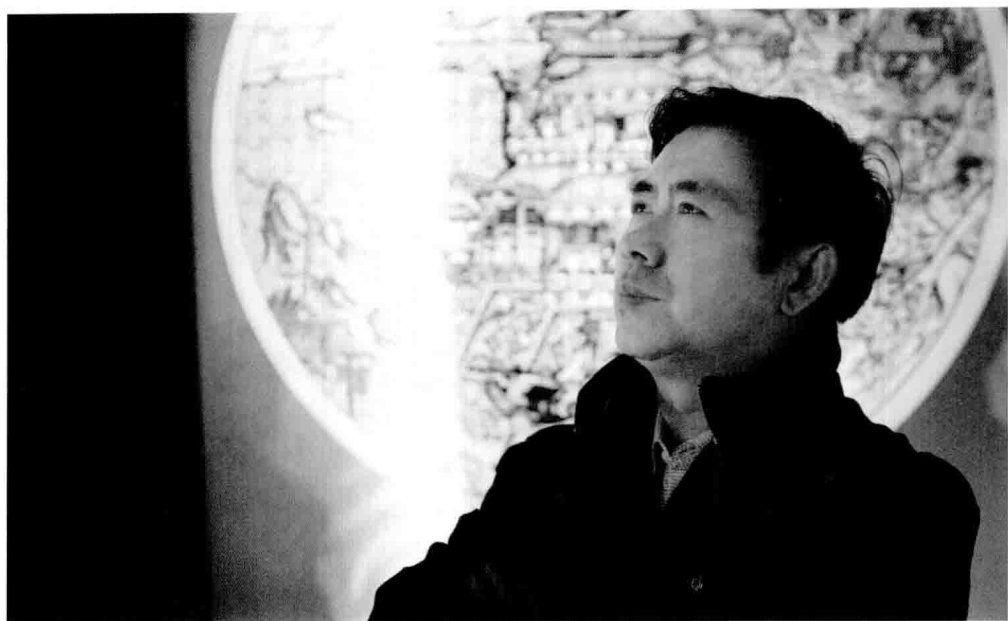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 先知传媒

版式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周 健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339-7

定 价: 38.00 元



作者近照
ZUOZHEJINZHAO

不管怎么说，百瓦砖窑在绿树下，
绿，中间加上地，叫开洞，真是令人目光
一亮，之后不似板古之貌，又不像摩
登明洞，只与村河同野，两相厮守。
砖窑子中，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洞边
整给一番，把内里铺加装修。这一切当
然还是为和松素，以功能为先，来让人
既安居又心定，于是尽可能放去并然自

辑一：小说

满地落叶__002

紫色眉豆花__014

看野枣__027

冬景__039

美妙雨夜__051

割烟__063

梦中苦辩__069

金米__082

请挽救艺术家__107

辑二：散文

域外作家小记__144

八位作家待过的地方__186

品咂时光的声音__204

山水情结__220

它们__242

万松浦纪事__268

一旦凝固成“主义”__292

辑
一

小
说



满地落叶

一九八五年秋天，我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的一个果园里住了一个星期。当时正是采收苹果的季节，每天看到的都是红色的大苹果在人们手里滚来滚去。这里没有正式招待所，我就住在果园子弟小学的闲房子里。学校大约处在园子当心，因为我出来散步，无论朝哪个方向走，都看不到园子的边缘。

孩子们差不多都有一副圆圆的面容，让人想到大红苹果。他们笑吟吟地看着我，虽然顽皮，但似乎又比外地孩子多了一些大方和洒脱。他们和我开玩笑，有时把我围起来，直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招呼时，才从容不迫地离开。

我听不清召唤他们的是一种什么声音。这声音大致上是柔和轻微的，不容易辨析。一个人刚刚来到密密的果林之中，耳膜不会适应这里特别的音响。比如我开始的几天就弄不明白这果园是嘈杂的还是宁静的。风吹树叶的声音、蜂与鸟的嗡鸣、人的声音，一切都融合在一起，细碎含混。人的周身被园里的风洗过一遍，轻松而且爽快。

那一声召唤肯定是极其普通又极其独特。它透过密密的枝叶传过来，孩子们听到了，接着离去了。然而我就听不清楚。这一切是在我还来不及察觉的时刻里完成的。

早晨，当太阳还没有升起，果园里铺满了暗红色的曙光时，我就走了出来。空气清冷。树木间隙里遗留着冷丝丝的甜味。果子收走了，地上是片片落叶。到处都安然宁静，连鸟儿也不叫一声。一株株大树默默矗立，纹丝不动。工人们还没有上班，园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一只大鸟被惊飞了，扑棱棱的翅

膀扇动声传得很远。

前边响起金属碰撞的声音。我弯腰从树隙里看去，见有人在水井那儿提水。

提水的是一个女同志。她把装满水的铁桶放在一边，动手去整木头井盖。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。停了一会儿，她拍拍手掌站起来。

她看了我一眼。

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水井几米远的地方。她马上垂下眼睑，提起一小桶水，将湿漉漉的绳子绾在另一只手里，轻快地迈下井台。

她的身影很快消逝在绿叶中。

可我才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的是一张红彤彤的脸庞，一对稍微有些圆的黑漆漆的眼睛，很挺的鼻子，多少显出些棱角的嘴唇……她大约有二十六七岁，过分的成熟中透出了深深的温柔。上身是紫红色的衣服，束在了一条粗杠蓝条绒长裤中。她的腿又直又长，充满了力量；她的腰那么柔软。

这就是我刚刚看到的。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召唤孩子的声音：对，就是你了，是你在把孩子们呼唤过去！那种声音只能是你的！

我认定了她是一位教师。

这个早晨我久久地待在了水井旁边。我端量着这口井：井筒是石砌的，上面的木盖因日晒雨淋已经半朽；井台不高，是方的，有两面砌了石阶。水滴晶莹，清晰地留在了青石上。我真希望她这个早晨来提第二桶水。她没有来。

一直到太阳升起来，我还在林子里走着。果园的一片碧绿在颤抖，无数的叶片像洁白的羽毛一样悬挂着，后来又成为紫红色，一片片落下来。不知道铺满地上的是落叶还是鲜花，我踏着它们往前走，双脚滚烫。正前方的白雾升到树梢那么高，成了无限长的一道白线。我越走越快，简直像要奔跑起来了。渐渐，我的全身都变得滚烫了。

后来我站住了。

一阵歌声像轻风一样飘过来。那是天真烂漫的声音。我循着歌声走去。

一间教室内，真的有一群孩子在唱歌。站在讲台上的就是提水的姑娘——我估计得一点不错！我的脸贴在一扇窗玻璃上，久久不愿移开。她会瞥

过来一眼，会看到一个令人感到迷茫的形象吧？孩子们停止了唱歌，她微笑着看着孩子。

一束阳光投过去，我看到她的脸那么明亮，一些细微的光点在浓密的头发上闪动。她在说什么，我无法听清。但我从她的神采上可以判断出一种语气。她的微微发红的脸庞好像渗出一层极其细密的汗珠，那么火热和生气勃勃。我最后注视了她一眼，离开了。

让我们相识吧。

整个白天我都无心做其他事情。干燥的嘴唇抿来抿去，端起水杯又放下。我坐在窗前，望着南边的树木。这片果树枝叶中水分充足。树下是干净的土，是绿得发亮的草棵和微微变红的草棵。蚂蚱飞起来，在叶子上停留了一瞬，又落到泥土上。没有风，刚刚被摘去果实的树木默默的，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不久就是更多更多的落叶，是北风和积雪。我突然觉得浓丽温厚的秋天是这么短暂。

当秋天过去了的时候，果园深处的人们会怎样呢？他们将穿上闪亮的皮衣服，戴上翻皮帽子，把树隙间的白雪踏得吱吱响。如果是个姑娘，她会穿一个半长筒子的、筒口那儿毛茸茸的小皮靴吧？阳光下，她踩着干冷的硬土往前走，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……我怎么不到果园里领略一下冬天呢？

傍晚，我到教师小食堂吃饭，恰巧和女教师坐到了一个小桌旁。我轻轻地呼吸着。

在小食堂就餐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人在小窗口领了饭回去吃……小小的饭桌被我笨拙地晃动了一下，碗里的汤洒出了一点。汤在桌面上流动着，一直向她流去。她抬头看我一眼，笑了笑。

我真想说点什么。我甚至想告诉她：你领孩子们唱歌那会儿，我就站在窗外；我还想告诉她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是第一次住在一个果园里。

她什么也不说。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对一个陌生人说话的。一个生活在果园深处的姑娘，我第一眼就看出，她把全部的灵秀藏在了心底。我那么渴望与你相识，你知道吗？

桌子上的汤在她面前停住了。

她吃完了，点点头站起来，往外走去。我也结束了，只晚她一步。出了餐厅，她回头一看，大概见我像在追赶她吧，就站住了。我走上去，说：“我是刚来你们这儿的，来了三天……”她微微抬起下巴，点了点。

“我就住在你们学校里。”

她目光柔和地看着我，好像在问：你还有多少废话要说？

我有些急促地说：“我们原来像是认识的。”

她一双黑亮的眼睛睁大了。

“是的，我早上见你提水时就这样想过。我去看你领孩子唱歌，看你站在讲台上笑着。当然，是我弄错了，我们以前并不相识。”

她点点头，用手拂了一下头发，往前走去。

校舍前面是一排高大的李子树。晚霞穿射密密的枝丫，染红了大树下一片沙土。仍然没有风，树叶垂着。芦青河把水声从遥远的地方传送过来，傍晚愈显得宁静。我们站在李子树前。

她没有说话。

我想说点什么，话涌到喉咙那儿，又突然想起她还一个字都没有说呢。我看着她安然的神色，觉得与这李子树下的夜晚是和谐一致的。一个人如果永远生活在这样的天地里，暴烈的火焰就会慢慢熄灭，滋生出温柔的青苗。她一句话没说，我却感受到了一种交谈的舒畅。

我又想到了她召唤孩子的声音。那种召唤我听不到，可是孩子们全听到了。

她注视着晚霞中的李子树，我差不多听到了她心底的热烈的声音。她在赞扬果园里的这种时刻，赞扬渐渐暗淡下去的光色。多少个傍晚，她站在校舍前面深情地观望。她喜欢独自一人在果林里漫步，走很远很远。当太阳的余晖全部收尽的时候，她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弹那架陈旧的琴。我在心里说，我多么想听听你的琴；黑夜来临的时候，想想吧，果园深处有个人弹响了她的琴，琴的旁边有一个细高个子男人如痴如醉……她的目光终于从李子树上移开。

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可我们算是相识了吗？这个夜晚好漫长，我一直呼吸着一种温馨的气息。清晨，我睡得正香，一群从窗外跑过的孩子把我闹醒了。站到窗前，看着他们可爱的身影，倦意全都没了。

我走过一大片收获的园子，到正在采果子的人们当中去。我跟他们一块儿劳动，让红色的苹果挨上我的手掌。刚刚离开枝叶的果子冰凉生动，托在掌心，觉得它有脉搏似的。工人们都戴了手套，工作起来麻利极了。他们看到这种劳动给予了一个外地人巨大的愉快，十分高兴。休息时大家坐在一块儿，抽烟，开玩笑，讲一些实实在在的故事。几乎所有的女工人都穿了蓝色的背带工裤，生气勃勃。

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谈论小学校。听得出大家对自己的学校全都心满意足。孩子好，老师也好。总之，这个小小的学校如今是好极了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不知怎么竟有些激动。我知道了那个女教师是刚到这儿工作不久的中等师范生，从一座城市的中学调到这儿来。她叫肖潇。

小伙子们谈论着肖潇的名字，口吻亲切但同时又皱着眉头，显示了一种过于严肃的疼爱。

我走回校舍的时候，正好碰上肖潇端着粉笔盒从一间教室里走出来。我站在那儿，说：“肖潇。”

她站住了，手中的东西倒换了一下，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。她说：“去摘苹果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她的旁边是办公室，一转身就可以跨进去。我很想到里面坐一会儿，可又怕这样做太莽撞了。她一边转身一边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我应了一声，随她走进。在跨过屋门的那一刻，我在心里说了一句：我们已经相识了。

小小的办公室极其整洁朴素。屋里没有一张写字台，只有几个浅黄色的桌子，几个报夹，一个放了几份杂志的小书橱。角落里有一台风琴——我想象中她有一台琴，但不知道是风琴。当然不会是钢琴，也不可能是吉他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她只该有一架风琴。

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果园里就会响起一阵琴声。）

不过我来到这里之后从来没有听到。但我总以为有过一种夜晚的琴声。我甚至想象得出一只姑娘的手怎样在琴键上活动。

肖潇请我坐在一把木椅上，然后说：“你闲了可以来这儿看看杂志和报纸什么的。外地人来这儿都很寂寞，他们就来这儿翻翻看看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一点也不寂寞。相反，这些天好像才刚刚从寂寞中走出来一样。”

肖潇的脸色一下子生动起来：“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客人们都是从热闹地方来的，这儿安静得让人受不了——只有你是个例外。”

我看到她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目光垂了垂，伸手将桌上的几本书拉齐了。我站了起来。

我在屋里走着，走到了那架风琴旁边。我注视着琴键，但没有伸出手指。我说：“听说你是从那座城市来的——那才是个热闹地方。你在那儿读书、工作，差不多有十年？好长的日子……”

她仰脸望着窗外。这样停了一会儿，她抱歉似的笑笑：“那儿也许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寂寞了。”

我深深地点了点头。

下午她要上课，我自己待在屋子里读书。我随身携带的书总是我最喜欢的，从内容到书的装帧。它必须是洁净的、精美的，同时又必须是自然和质朴的。有一次我读到一本矫揉造作的书，读到不能容忍，就扔到了一团茅草里。那团茅草日后会有人收割，活该有人把它割出来……我手中的书与果园的气息、风吹树叶的声音，还有我的心境融为了一体。这是一本诗集。诗人身心放松，又满怀激情。诗人是个男人。他的咏唱让我热血沸腾。

我好几次想放下书，到那个窗下去。但我还是忍住了。最后我到果园里去了。树下的草棵、叫不上名字的各种绿色植物、一蹦一蹦的小虫子，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安静下来，变得兴趣盎然。

有一棵小香瓜的秧子绕过树桩，在树的另一面结了一个黄色的、香气四溢的小瓜。我不明白当时采果子的人为什么就没有摘下它。我不信他们会没有发现，因为无论对于视觉或是嗅觉，它都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存在。金色的小瓜，嘿，纯洁美妙到无法形容的一个果实，就这么静静地、谦和地卧在泥土上。我宁可相信是人们不忍心去摘取。

那么我也只能爱恋地守护它一会儿，然后走开。

晚饭后，我与肖潇一起走出去。先是走到那一排高大的李子树下，但没有

停留，继续往前走。

果园里出奇的空旷和安宁。我们走得很慢，完全是自由自在的。我真是幸福极了。我会永远记住这个铺满红霞的果园。我不曾记得在这之前有过这样的安逸和平静，无论是情绪还是步伐，都是这样缓缓的。在一片绿色的簇拥下，身心放松到如此境地。这往往是一个人的情感最健康的时候。

我们都不怎么说话。因为我们都在倾听大自然最优美的诉说。彼此都看得出对方是一个可以接受这种声音的人，就是说都懂得怎样用心灵去捕捉绿色的弦音。晚风一丝丝地增大，千万片叶子发出了悄声细语。芦青河水又一次送来了低低的歌唱。红色的光束在叶子上颤抖着，又像晨露一样在风中一滴滴摇落，渗入了泥土。小飞虫的双翅像小扇子一样打开又折合，发出了铮铮的钢丝弹拨般的声音。红云在暗绿色的树丛上方流去，流进海洋，慢慢熄灭，一边变为铁青色，一边发出腾腾的蒸气。果园上方还有最后的一缕淡红色，树隙间已是灰蒙蒙的了。

肖潇贴着一株梨树站下来。她问：“你刚踏入果园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吗？”

我回忆着刚来那天的印象。她自语似的说下去：“我第一次出差路过这儿，简直给惊呆了。这么大的一片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呀。在那座城市里我老有一种做客的感觉，原来是这个世界在等待我。我就要求调到了这里。”

“那座城市是我们的出生地，它变得生疏了；而这里倒好像是生活了几辈子的地方。”我说道。

她热切地看着我：“真是这样。”

“生活像刚刚开始，又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理由，比如说离开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你割舍了好多东西，正因为这样才获得了好多东西。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，其他人无法回答。”

她仍然用那种目光看着我，鼓励我说下去。

她的温柔而深沉的目光倒使我不好意思说了。这样停了一刻，她说：“你说得真对。我来果园时也是秋天，深秋的颜色让我入迷。我每天走在林子里，想再不敢奢望更大的幸福了。我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，我每天完成我的工

作，剩下时间就是读书、玩，干一切渴望的事情。比起过去，我的生活真好极了。我才刚刚二十多岁啊，就获得了这样的宁静，我还奢望什么？”

我激动地望着她。我想她是这样理解生活的，一点儿也不新鲜又似乎十分新鲜。

“后来，”她接上说，“就是冬天了。树叶全落光了，平原上更空阔了。太阳下面的芦青河银子一样发亮。这儿比城里雪多，大雪无声无息地下一夜，好多天也化不掉。我准备好了冬装，盼望雪天。我有一件翻毛领儿直筒呢大衣，一双半高筒儿皮靴。踏着白雪往前去，有时一口气走到河边上。那儿常常有人凿冰打鱼，冰窟窿上热气腾腾。打鱼的人向我喊：‘喂——’我扬起胳膊应一声：‘喂——’从河边回到果园，回到校舍，脸冻得通红。有一次我眉毛上结了小冰凌……”

我想象着冬天的情景。大地一片洁白，单纯而又严肃。小平原的冬装让我不由得去想一位姑娘的冬装。她穿着那双半高筒儿皮靴，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踏雪而去的形象仿佛即在眼前。那双皮靴是灰色的，筒儿是多皱的，筒口上的茸毛是浅蓝色的——不必问她，一定会是这样的。

她的双手叠压在身后，这时不安地活动了两下。我看到她的眉毛蹙起，目光落在自己的两腿上。她把手抽出来，嫌热似的拢起头发：“我也不总是这样。也有一些很矛盾的想法。那是我想起那个城市，还有其他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情。每逢这时候我就怀疑自己的选择，问这是不是一种回避。我多想跟朋友讨论一下。我觉得你会跟我讨论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思索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非常复杂。好像是一种回避，但又不敢肯定。因为这个新世界里也有各种困苦磨难，你也必须去经受。你迎接下了崭新的责任。”

她感激地盯着我：“真的，这里有这里的难处。你看见了，这里连自来水都没有。有一天散步，林子里跳出一个坏人，但我勇敢进行了自卫。有误解和谣言。我没有退缩，也没法退缩。这里也需要一股坚韧劲儿，要有勇气。我一个人生活，就这么生活着，难处和易处全在一起了。可是我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？”

“你找到了一种更喜欢的东西，难道这也有值得非议之处吗？”

“差不多让你说对了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的工作，我在认真工作。我用全部心灵去爱孩子们，该学会的全让他们学会。从果园里出去的孩子也要过另外的生活，他们会恨会爱，有时像些小武士一样强壮大胆。教会他们这一切，是我的责任。我记住了责任，我没敢忘记。”

“这就不能说是回避。”

“可我总觉得还是回避。你看看有人在挣扎，在呻吟，有人在流血搏斗……我寻求的生活道理在哪里？我要想这些。这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的联系在哪里？我应该心安理得吗？……”

我打断她的话：“只要有选择，就必然有回避。你回避的是生活中的某些东西，而不是生活本身。如果连这也不允许，那就太苛刻了；实际上也等于窒息了生活。”

肖潇不作声了。看得出她在沉思。

果园里黑漆漆的，我们都像是突然意识到天不早了，抬步往回走去。

走到那排大李子树下时，她停了步子。她说：“我们讨论得挺好，今晚上过得愉快极了。明天见吧！”

她走了。我回到自己的住处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步子有些沉重。回忆刚刚讨论问题时的冷静和清晰，不由得一阵惊讶。现在我又恢复了那种难言的企盼和欣悦，全身感到灼热。

我仰躺在床上。后来我听到了一阵琴声。我走出门去，伫立谛听。当然是那架风琴的声音。琴很老了，因而琴声就有些凄冷。弹奏的人尽量使它欢快起来，让活泼动人的旋律飞扬到夜色里。天空的星辰尖亮逼人，又多又密，这个夜晚的天幕清明到了极点。南风吹过来，凉凉的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迎着琴声走去。当我看到了那个明亮的窗户时，心跳稍稍加快了。我缓缓地向回走去。

琴声一直响下去，由欢快变得低沉、昂扬。我在风中走着，想到了遥远的城市的灯火。那是密集如草的光束，又像树杈一样交织到一起。白天来临，那些灯泡又像果子一样悬在那儿——无数的没有汁水的果子。琴声越来越舒缓，